



一个身体里面扎着一根玫瑰刺的男人。

“这刺会定时地搅动一下你的生命，轻轻的，但很坚持。”

裸身十诫

廖西 |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繆
西
著

裸身十誠

影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裸身十诫/廖西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1

ISBN 7-106-01867-8

I. 裸… II. 廖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5709 号

书 名	裸身十诫
作 者	廖 西
责任编辑	秦 赞
装帧设计	柯欣绮 元 元
出版发行	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0.5 字数/220 千字
国际书号	ISBN 7-106-01867-8/I·0341
定 价	20.00 元

一个风情万种的台北

周洁茹

我想所有的女人看过这些故事都会哭出来，那种透到骨子里去的寒冷和绝望，也只有谬西才能够写出来吧。

我想他是一个没有爱的人，于是他会写得这么好。

他写男人：

一个身体里面扎着一根玫瑰刺的男人。这刺会定时的搅动一下你的生命，轻轻的，但很坚持。（《圈》）

一个从完美圈套里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存在过的男人。爱情在我感觉就是生活吧！激情从没存在过，也从不期待发生什么，只是生活而已。这些年我曾有过几次极短暂的外遇，这些外遇让我更确定爱情就是生活，因为所有的外遇都是一个样式，几次的做爱……接着厌倦分手。（《3 and 6》）

他写女人：

一个有爱却怀疑爱的女人。她喜欢做爱过后的拥抱甚过于直接的接触，做爱中她也不是常有高潮，婚前甚至几乎没有出现过所谓高潮这种东西。但她一直感觉张礼明能满足她的所有需要，就是喜爱这感觉，所以她爱跟他做爱，即使是没有身体的高潮，但是心理却没有一次是不满足的。（《圈》）

一个想回到过去的女人。我不再想当蔓藤了。于是我开始找男人，先是在 PUB 里认识一些男人，接着上床寻欢，但我发现仍爱着老公仍依赖着他的肩膀。每次欢乐过后，我



前半段未谋面下的诱惑”（《圈》里的剑峰）；“我们已经几乎没有所谓性生活这件事了。这并不是哪一方厌倦了或是冷感等等，只是好像两个人同时都不想做爱了，像是一种预谋”（《3 and 6》里的自述者）；“只是始终忘不了那个夜，那件披在身上的外套，这情绪在心底发了芽，生根盘据了一块地盘，清也清理不去”（《红与白》里的卉君）。

美国的书店把小说分为最简单的两类：虚构的小说和非虚构的小说。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谬西的小说是属于哪一类了，因为他把它们写得那么的真实，每一天，每一秒，在网上，在现实里，在每一个地方上演着。

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作家，与网络有关的作家。

他写小说的方式很特别。他的故事很好看。

他懂爱。

这样优秀的网络作家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，这样特别的网络小说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，这也是鲜网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吧。我很感谢鲜网，她使我读到了一个生动的台北，一个凄美的台北，一个风情万种的台北。

但也许，谬西在某些地方的处理上不是那么老道和技术，也许他永远也无法做到像一个职业作家那样毫无破绽地叙述，修饰，直到完满的结局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朴素。

我最喜欢他的语言，反反复复地说，“吻得像是没了明天”、“淡水的夕阳、一件外套的温暖”，只一句，只淡淡几个字，就刻骨铭心地烙在了心的深处。

总是得到无比的愧疚与后悔，然后就结束那段故事。可是没多久我又振奋了，振奋这词说起来很奇怪，但事实我就是感觉一种振奋的动力而让我再次外遇。一次接着一次，振奋原来会上瘾的。（《3 and 6》）

一个爱着热的他又爱着冷的他的女人。刚进去时并没想像中该会有的痛苦，身体的感受全然不同于做爱，不是那种快感，全然不是。这是另一种感受，一种该被诅咒的感受，快乐里带着毁灭。（《红与白》）

一个没有心的女人。其实每次离开情人的是菁自己……并不只是说身体的快感，老公也常会让她有满满的高潮的，但不管怎样就好像是缺了一些什么。其实菁也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，面对秦，她身体整个处于崩溃当中，但又好像要的不光是身体。（《逝去的纯真》）

一个偷盗名分的女人。是啊！我们是都犯了罪，是因为这一切本来就要试验我们的。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罪，但我们却没选择的被告知什么是罪。世界本来没有善恶，但又为何要制造出来呢？我们能做选择吗？（《十诫》）

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，爱？或不爱？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，情人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，只是知道，他们存在着，他们发生着。就这样。

一切就如同缪西在自述里所说，他可以冷眼看这个真实的世界，记录下来。

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作家，他可以那样冷静和残酷地写着这些故事，会碰伤你的心，会触到你的灵魂，会使你震动。

因为这些人就这样真实地存在着，“真正的趣味只是在

目 录

红与白 / 1

逝去的纯真 / 27

圈 / 43

3 and 6 / 93

十诫 / 139

网梦人生 / 185

红与白

第一章

卉君今年正好三十四岁，以一个未婚女子来说，这是个相当尴尬的年龄。其实她长得算是标致，身材也好，瘦瘦的披着一肩长发，只是眼睛小了这么一些，不过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儿倒又显得多了几分书卷气息。说她眼睛小些却是惟光所爱的样子，惟光每每说她脱下眼镜眯着眼瞧东西时就是有那几许古典美的味道。尚礼也是爱着这双眼睛，他说看来像是一首朦胧的诗。是的，卉君是这么有些古典的风情，细瘦的身子，老爱穿着宽大的洋装，有时逆风走着像是要飞了起来。

卉君爱将皮包捧在胸前，她买的都是那种外形扁扁长长像大块原文书样子的皮包，这让她感觉好像回到大学时候。卉君书读得勉强，她不是挺用功的人，但说到跳舞玩乐倒是从不输人的。怀念大学生涯并不是因为其它，只是怀念那一点青春，或说是她知道自己惟一的优势就剩这些书卷味，尽情地发挥罢了。

读书时并没体会到青春的逝去，老实说这十来年也不是没人追过，只是没个真正像样的。说到婚姻这档事，总觉得

就差了这一些感觉，一种爱的感觉吧！缓缓的日子就过去了，始终也没寻到个什么爱啊或是不爱的，日子就像一只毛毛虫，慢慢地爬着爬着，一个不小心就爬过了头。

要近三十时是紧张了一会儿，跃过这关卡倒是诚心放弃了，体面点的男人早被其他用心的女人给掳了去，剩下的尽是些残渣剩菜上不了眼。只是没想到心要死去之时却是春雨降临红杏开花，男人突然像是发现宝般的看到了她。没的时候一个都没，来的时候成群结党的，卉君像暴发户一样突然也不知道该怎的抉择。



第二章

惟光是在一间 PUB 捡到当时孤零零的她的。当时 PUB 里单身的女子都被人围着拢着，只有卉君像似孤儿般没人搭理。惟光当时也只是试着搭讪几句，没什么意外的就勾搭上了。惟光在家电脑公司当个不大不小的主管，老婆那日回娘家他就紧着出来鬼混，想搞个什么意外的惊喜之类的，没想事就这样成了。

惟光身材普通，容貌也算不上英俊，整体来说就是一般吧！只是惟光是情场上的老手，婚姻跟年龄都没能挡住他进取的心，那种追逐女人的进取态度。婚后的几场恋爱都谈得漂亮极了，宾主尽欢，含笑分手，他是个懂得拿捏分寸的中年男子。关于家庭生活也从未冷落过，凡事总弄得个四平八稳，面面俱到。

卉君自然也不是没经历过男女情事，这时代也不流行什么三贞九烈从一而终了，真说到想贞节老实说也没个对象可守。一夜风情也算是经历过几次，来得急去得也快，翌日醒来彼此都是相看两厌没了后讯，只是发泄一下情绪罢了！讲到发泄也没个比得上按摩棒来得利落，上下不得的做爱只搞得心里发痒更是难过。真要说是找个男人来发泄，还不如说图的是想抱着个流着汗水的真实男人身子而已。

那夜两人就这样上了惟光的车，车子一路开到淡水的海边。惟光是个谨慎的人，尽管路边汽车旅馆林立，他并没贸然进攻等着机会。而身旁的卉君却是心底嘀咕，这男人是怎的？这车开下去夜就要没了。

海边风吹着卉君正好衬托她的优雅，惟光突地像掉了魂儿，当是见着了海里浮出来的女神，当下糊涂的就起了真挚爱慕的心。卉君被海风吹得舒畅，一下子也忘了今晚的重点，两人没目的地沿着海边公路缓缓走着。

观音山上零散的灯火亮着，偶过的车灯照着这对男女，这世界像是被刻意渲染得凄凉孤独起来。卉君身形单薄，惟光怕她冷着了就脱下外套罩着她，卉君心底泛起一阵暖意，连脸颊都似乎一起暖了起来。

那夜只是个梦，惟光连卉君的手都没摸着，本想脱了卉君衣服却反加了衣裳，惟光却没丝毫的后悔。两人幽魂般的身影逛了一夜，换来的是第二天的迟到以及整日的头痛……外加卉君手机的号码。过后卉君的手机突然忙碌了起来，同事也发现卉君笑容里常带着某种神秘的暧昧。



第三章

人生跟机率是没关联的，寂寞了三十四年后突然热闹起来，这一热闹竟然超过了预期。

跟惟光认识没一星期就遇到了尚礼，尚礼算是公司的一个大客户，祖上积德有点小钱吧！他几次来公司谈事情跟卉君都是擦身而过，彼此都没正眼瞧上一瞧。卉君对尚礼的印象不是很好，这人总是旁若无人地在卉君办公室里抽着烟，仗着他是大客户也只好容忍着他。

这日卉君一夜没睡好头正疼着，闻到呛人的烟味更是难受，卉君指着禁烟标志直言请尚礼熄了烟，尚礼嘻皮笑脸地也就熄了。这下卉君心里反而有些过意不去，尚礼在卉君他们公司任意抽烟已经是一段时间的特权了，这回粗鲁地打破规矩让卉君心底起了些惶恐。

下了班一出电梯卉君就忙着抓起手机跟惟光说笑，哪知走到骑楼却撞上了尚礼。尚礼是故意等着卉君的，白天在卉君公司里被当众指责时本有些气，正打算发作时定睛看到卉君却突然呆了，怎的有种熟悉的感觉？这女子这等美丽，我算是瞎了眼今日才得发现。

卉君本来就是心虚，这下又遇到个心虚，脸涨红起来更显娇艳。卉君胡乱说个理由挂了电话，诚心地低头跟尚礼说

声对不起。尚礼说你要不就请我吃个晚饭赔礼好吗？卉君一下子也说不出拒绝的话。

晚饭吃得是富丽堂皇，卉君想莫要将卡给刷爆了，心中不禁担忧了起来。尚礼一眼就看出卉君心事，菜才刚上完就叫来服务生，递了张金卡过去买单，还又叫了些酒。这下子卉君的头更低了，怯生生问说不是要我请吗？你怎自付账了？

这饭吃了三个小时有余，葡萄酒的香味在卉君血管里翻滚，在床上卉君还感觉出那火一般的香醇。进房间时卉君有些迟疑，心中隐隐想到了惟光，有点背叛的味道。但跟惟光认识这一周来从没说到爱或不爱这事，只是爱上了与他谈天说话的感觉，况且惟光又是结了婚的。尚礼帅气挺拔，且又未婚，标准的白马王子，卉君在犹豫中就跟着尚礼进了房间。

尚礼人如其名，温柔地帮卉君解了胸罩的扣子。卉君突然有些后悔，今日怎没穿那套新买的蕾丝粉红内衣？尚礼的唇突然贴上，熟悉的葡萄香甜传了过来，两人吻得像没命般地倒在床上。

尚礼忍不住很快就结束了。卉君没这样满足过，论时间实在是短了些，但就是满足，好像从来没这样满足过的一样。到底是身体的满足，还是跟尚礼这般人物上床的满足感？卉君也不想深究了。

尚礼自梦中突然惊醒，身边的陌生女子搭在他的手臂上沉沉地睡着，乌黑长发散乱地洒落在洁白的枕头上面。尚礼还是第一次对女人有这种温馨又熟悉的感觉，像是自家的女人。他突然想到自己就快四十是不是该有个家了，又想当然



这还早，我们还不熟悉呢！

卉君梦里正与惟光在淡水漫游着，梦到那件外套的温暖。

第四章

卉君醒来时天已微亮，身旁的男人睡得气息均匀，心底有点像是新为人妇的幸福感觉，只是这种幸福又有些许偷偷摸摸，不禁叹了口气。卉君起身倚着枕头斜靠在床头，心想一生从未离爱情这样近过，不过只是一个胳膊的距离，伸只手就摸到触到，但如此幸福却反而又不太真确了。又想两人不过一夜情缘，如此容易就让尚礼上了手，谁知他心中会怎样看她？突地又自卑了起来。

男人的身体像是经过打了蜡的光滑，像颗红红的大苹果，为了好卖故意沾上了几颗水珠，搞得个晶莹透彻，让人想摸上一把，更让人有股想咬上这么一口的冲动欲望。以男人来说尚礼长得是有些过于漂亮，男人的英俊本就比女人恒久，秀气的脸庞加上几根皱纹就更添了许多智慧魅力，这皱纹要是给了女人就叫衰败了。

自此上班卉君表情更多了几分妩媚，走路的姿态也多了三分摇曳，办公室里的男同事个个恍然大悟的懊悔着。原本一颗粗皮坑疤的哈密瓜儿，今日里破了开来却散发出浓得化不开的甜，弄得整间办公室里也都腻腻的。

跟惟光的约会固定在周六午后，一共也就那三四个小时，倒像了例行公事，例行去接受这么些温暖的洗礼。对于



惟光她始终有些可有可无的心理，女人家心中难得放下太多男人，这回尚礼是填住了她心中的百分之九十，剩着的百分之十闲着也就将就了。当然也还因为尚礼周六下午有固定的会得开，自己反正左右没事。

惟光转了性的突然老实起来，连他家女人也都惊讶了，以为他工作还是健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整个人竟安静了起来。惟光的女人书读得不多，十来岁就跟着惟光了，开始时是贪着身体的享受，直到生了孩子身材走了样心也转挂到孩子身上。惟光那些风流韵事她不是不知，只是吵久闹久习惯就成了生活。人会回家钱会到手这是最实际的，惟光的女人还怕他没事骚扰她，只要不闹出事来也乐得清闲当没见到。

惟光这回感觉到他真的恋爱了，这恋爱的感觉就是只惦记着一个人，别的莺莺燕燕这回都成了嘈杂的背景，有些不堪入耳。这天地间好像就只有卉君是女人一般，其他人活着只是为了陪衬。

惟光陪着卉君时总是沉默着，心里知道这时光不会长久，这是他第一次认真思考长久这个字眼，年轻时一个冲动闹得结婚后就怕了长久这字眼。沉默总是比热闹感觉长久一些，他甚至连手都没敢牵过卉君一下，怕是摸到了卉君就会破坏了长久，这成了一种迷信。

卉君也是贪着每周末午后的这份恬静，两人习惯的地方老是淡水，有时就只在那棵大榕树下单坐上一整个午后。卉君从没老老实实详细地瞧过惟光，主要是因为惟光那双眼，让人感到一种冷冷的落寞，看仔细了连日头都要苍白冷落了起来。卉君也不知道自己恋着什么，照说这种没意思的约会

早该断了的，况且还牵扯了惟光的婚姻在里头。只是始终忘不了那个夜，那件披在她身上的外套，这情绪在心底发了芽，生根盘据了一块地盘，清也清理不去。

这生没人这样爱护过卉君，这是第一次吧！当然后来又多了个尚礼，但第一次是永远忘不了的。惟光连走着路也跟她一前一后的，卉君有时感觉这男人在故意躲着她，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想些什么。对惟光明显地是少了身体的欲望，多了一种安静悠闲，两人常就是一直走着走着，累了就坐着休息一下，坐的位置也像是安排好的拉得远远的。

惟光跟家里的几乎很少有那床第事情，偶一为之也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责任感。每每弄上一回都要搞上一两小时，就是没那激情，能维持个坚硬也算奇迹了。他女人也被这一两小时的应酬弄得疲惫不堪，反而怀念起惟光少年时的早泄。两人既然都有着共识，当然是能省则省，大家安静快活平安是福。

惟光是靠死薪水过生活，以前搞些风流勾当一个月最多也只是一回两回，多了经济上就要出问题了。平时发泄方法就是自行解决。在惟光幻想里不知多少女人跟他都有过一段，从老总秘书到路边穿着短裙的少女，这天地里惟光可以任意挥洒，除了卉君。惟光只能嘲笑自己对卉君的爱已经超脱到精神层面，这让他益发尊重起卉君，真的把她当宗教般拜了起来。

卉君一周里不想着尚礼的日子只有每个周末午后，这让她有时间喘喘气儿。尚礼就是那样的热，有时红通通的让卉君感到烫手。